

升菴文集

壁

第四十九卷

史類

第五十卷

史類

第五十一卷

史類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九卷七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九卷七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
 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
 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
 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
 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
 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論深去矣
告也

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論博古者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即周
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
聞也

嚴子陵

范曄嚴光傳以光為餘姚人而云少與光武同學光
武何嘗至餘姚哉曄著任延傳云延會稽都尉到郡
先詢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
未還中土如董子儀嚴子陵等皆待以師友之禮則

子陵僑居避亂江南明矣又按故蹟遺文有嚴子陵

未還中土。如董子儀嚴子陵等皆待以師友之禮。則

子陵僑居避亂江南明矣。又按故蹟遺文有嚴子陵碑云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因居會稽以此考之與任延傳相合。嚴光當作莊光避漢諱也

○ 焦光

後漢焦光字孝然河東人也。隱於焦山竄河渚間作一蝸牛廬處其中。冬夏袒臥。遭大雪亦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或問皇甫謐曰。焦光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外。入玄寂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推榮憂不以累其心。損

視聽不以汚其耳目。義皇以來一人而已。

田千秋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遂有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之說實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寃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云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

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于王

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
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于王
莽道覆之于盧循皆一律也

○ 景毅

景毅蜀郡人為漢侍御史子頌為李膺門徒未有錄
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
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漢末耻不與黨人
不獨皇甫規也

○ 常叡

六朝人才常叡為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
事也敬其律已也庶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

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
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
傑之士哉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
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
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
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
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椽
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

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送

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
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
本未乃嫁之傳奇有女状元春桃記蓋黃事也

○ 常孝寬薛仁貴

後周常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
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 王逸少經濟

王逸少其在東晉時蓋温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
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
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閑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
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

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
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
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
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
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為必敗貽書止之殷敗
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
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
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
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
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
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

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為累大哉。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臧晉人邪。

○ 孔北海

○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 裴顧王坦之

○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顧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夷考其所為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 審已

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審已

晉陸拜侍中，謂賓客曰：「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唐鄭棨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異矣。」

劉琨 劉栖楚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王朴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

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脩
文治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
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
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
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邪

李白墓誌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
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
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
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
太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

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

太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為人。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惆儻，知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與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白為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猶舉郡為稱耳。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為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
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
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
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竒人聊及閑暇廣求
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
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冰泮冰合

漢光武渡呼池河俄頃冰合真有神助矣其後帝命
其處為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
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碣以河水泮為神靈助

巨眼

繩互平又去
聲索也

其處為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
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竭以河水泮為神靈助
號為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石勒自謂遇光武當
並驅中原未論胡漢仁暴只茲一事絕塵莫攀胡羯
何其大言無忌耶其代王什翼犍擊劉辰河水未合
乃以葦繩約流澌而冰合復恐未堅又散葦於上冰
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則以人力
迎天者也

楊補之

楊補之子雲之後自蜀而移家清江善畫梅秦檜求
之竟不與也有逃禪老人詞一卷余嘗題其畫梅譜

一詩云逃禪老人楊補之清江世業錦江移承家不
愧草玄後藝苑豈獨梅花師神交早與逋仙素清節
不受檜賦緇請看麝煤鼠尾外更有玉珮瓊琚詞

○ 鄮山正論

音茂

黃鄮山答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而
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
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稱譽東
坡考亭方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深求東坡
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說介甫因此得考亭救得
數語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不平之言非平日議
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其苗脉亦從為

數語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不平之言非平日議

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其苗脉亦從為
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考亭亦以
其詩為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為門庭有此等
偏處亦不自覺則後學可不深自警也哉鄮山朱子
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
子此論非特有激於汪應辰其陰拱介甫之意徃徃
發見余觀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聞兄在鄉里因歲
歉請於官得米儲之而春秋償其所取之息或者妄
有斂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斂青苗
之一事是耳奮然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為過矣

六未免為心
里作說客

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
日流弊恐不可言南軒此論可謂朱子之諍友矣朱
子他日又錄安石為名臣而躋之韓范富歐之間此
豈亦有激於何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損於半山乎
何益獨可為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孔孟平日
之論曷嘗譽驩堯而貶元凱乎朱子嘗謂陳同甫躋
漢唐於三代是精金頑鐵作一鍋銷朱子以安石與
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甚邪

穆姜特謚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

蓋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
蓋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
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狗節
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
為伍有乖其實焉予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
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
胡妻可為貞烈則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
可也

徐泚

文巧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作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馮夫人錦車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嫪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按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詠者惟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駕駱賓王詩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堅詩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詠明妃之失節

嫪音料又平

候小丰夜傳呼徐堅詩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
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詠明妃之失節
文姬之傷化多矣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為浣花
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
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
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
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錦織夫人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織寶幟至老未嘗

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繡夫人。

○黨籍碑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魯杜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轅。

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

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警。

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

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為罪之魁，求之前古。

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

乃宦者閹奴，身為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為奸臣矣。

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宋晦

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光竝

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

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為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為名臣。

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竝列，則是

石碯與州吁皆為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為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于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為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群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愆。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

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群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九原而一問之邪。

龍頭蠱尾

三國志云：管寧為龍頭，邴原為龍腹，華歆為龍尾。余謂華歆為蠱尾。近世山西以喬白崖、王虎谷、王瓊為河東三鳳，評者謂白崖、虎谷為二鳳，王瓊為一梟。

劉須溪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於唐人諸詩及宋蘇黃而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然。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余見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其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為全人。蓋宋亡之後，須溪竟不出也。與伯夷陶潛何異哉！同時合志者如閩中之謝臯羽、徽州之胡餘學、慈溪之黃東發、峨眉之家鉉翁，自以中國遺人，不屈犬羊，不知其幾宋朝待士之效深矣。附須溪丁酉元夕寶鼎現詞云：紅粧春騎踏月花影，于旗穿市望不盡樓歌舞習香塵。

朝待士之效深矣。附須溪丁酉元夕寶鼎現詞云紅
粧春騎踏月花影于旗穿市望不盡樓歌舞習香塵
蓮步底簫聲斷約絲鸞歸去未怕金吾呵醉甚輦路
喧闐且止聽得念奴歌起。○父老猶記宣和抱銅仙
清泪如水還轉眄沙河多麗滉漾明光連邸第簾影
凍散紅光成綺月浸蒲桃十里看往來神仙才子肯
把菱花撲碎腸斷竹馬兒童空見說三千樂指等多
時春不歸來到春時欲睡又說向燈前擁髻暗滴鮫
珠墜便當日親見寬裳天上人間夢裡此詞題云丁
酉蓋元成宗大德元年亦淵明書甲子之意也詞意
凄婉與麥秀歌何殊。○尹濟翁壽須溪風入松詞云

曾聞幾度說京華。愁壓帽簷斜。朝衣熨貼，天香在，如
今但彈指蘭闌。不是柴桑心遠。等閒過了元嘉。○長
生休說棗如瓜。壺日自無涯。河傾南紀，明奎壁長教
見壽氣成霞。但得重携溪上。年年人共梅花。

高士

嚴僖與許由為友。蜀之嚴道人。隱雅州。見蜀本紀。應
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見海錄。碎事。摯峻
字伯陵。隱于沂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見高士傳。
牛牢。魏郡人。立志不與光武交。其風節又峻於莊光
矣。而世不知之也。其事僅見於寰宇記。侯馥。晉代瀘
州人。不屈於李雄。史亦失紀。而見於地志。

矣而世不知之也其事僅見於寰宇記侯馥晉代瀘州人不屈於李雄史亦失紀而見於地志

國初有徐舫劉基宋濂往訪之荷蓑笠以見示不用於世也史皆逸其事然則巢父之徒古今豈少乎

○荀彧裴樞

荀彧為曹操謀主弒械已成矣一旦受九錫彧乃以為不宜竟為曹所害唐裴樞既受朱全忠之薦為相又劫遷昭宗于洛陽全忠除一太常卿樞乃持之不與全忠殺之白馬驛二事正相類文中子猶以彧及其子攸比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尚惜其肯以社稷與人乎嗚呼文中永叔可謂愚矣荀裴二人

但為曹
生不殺
猶為不
失正

既與曹操全忠同為逆謀非一日矣其斬九錫惜一
卿欲微示異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吾已許
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之意必疑
曰或與樞之意中變矣細者如此况大者乎遂逞其
忿殺之不恤也昔有孀婦私一惡少許其竊貲以逃
而未有隙也一夕惡少賭博欲薄取以償戲債婦堅
不與惡少曰是夢少尚吝其肯以全貲畀我乎乘醉
夜半殺之或與樞類之矣若以或為仁樞為忠則此
婦亦可為貞為烈乎甚矣文中永叔之為愚也

○傅玄稱孔明

傅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如亦可為貞為死乎甚矣文中亦步之為愚也
○傳玄稱孔明

○傳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武侯格言

○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飛兔龍文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揚津目揚愔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之千里外駒齒未落已足龍文驥裏之中更齊飛兔

○黃東發評王導

○王導在江左為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

驥裏香鳥

顧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
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
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大疫死大半弊不能乘
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
氏不能辭也。又陰拱中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
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温嶠之舌非素
有謀約者敢為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污宮之罪
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
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為桓文之舉此為漏網逆臣無
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
吾管氏興臺亦羞之矣。近日陽明王公後渠崔公

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
吾管氏興臺亦羞之矣近日陽明王公後渠崔公
有此論與愚見不謀而合因觀黃東發之言昔人已
有此評矣不厭重著之

○王導賊臣

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間耳真賊臣
也元帝永昌元年敦稱兵向闕人臣無將非反而何
而導於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何
嘗稱兵伐周何嘗戮周之大臣乎敦問周顛於導三
問而三不對是借劍於敦而殺顛也非敦反乃導反
也又與王含書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

確論

臣指刁協劉隗協與隗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
於明帝太寧二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爲此言非賊臣
而何晉朝姑息不振王導族黨大盛是以一時反以
逆賊爲忠貞千載而下人猶不悟世亦易欺哉余每
讀史至此不勝憤與余同此見者安陽之崔子鍾耳
其後明帝崩成帝即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郗鑒責之
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又郭默懷
逆而不能討乃曰遵養時晦陶侃責之曰是乃遵養
時賊也以此觀之導既無濟世之才又無人臣之節
不膺誅戮亦已幸矣

陽明紀夢詩

不膺誅戮亦已幸矣

陽明紀夢詩

慎嘗反復晉書目王導爲叛臣頗爲世所駭異後見
崔後渠松窓雜錄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紀夢詩尤爲
卓識真見自信鄙說之有稽而非謬也其自序曰正
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
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
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
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畧嗟乎今距景純
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寃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
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詩云秋夜臥小閣夢遊

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尚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携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畜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大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說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窓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筮戒

事迹頻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
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筮戒。
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
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
晉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
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
同沉淪。郭景純夢中詩。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
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覲。諸
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仇。罔顧天經與地
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於死地。我於斯時知
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

人拊膺悲晉室諸公亦可耻舉目山河徒嘆非携手
登亭空洒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
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譖
戲儻其為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楊軻

晉有揚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臥
不起石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
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滿衣禹造伯成魏
式干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
可令史無隱遜傳耶虎悅其言而止余謂揚軻固高
士石虎始能狂駕終能優容亦豈尋常之虜哉此事

可令史無隱遜傳耶。虎悅其言而止。余謂楊軻固高士。石虎始能狂駕。終能優容。亦豈尋常之虜哉。此事見法苑珠林。而史不載。故表出之。

賈易

賈易言蘇轍制科試文。謬不應格。而濫進。是時轍方不合於君相。而易因誣之。夫以轍之文章。而猶曰謬。曰幸。曰濫。小人之無忌憚。何所不至。

補陸贄對德宗

唐德宗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獨不覺其然。陸贄之對。婉矣而未盡也。奚不曰。古之所謂姦邪者。奔操懿。溫是也。其人皆有功于國。有善及人。時君倚之以成。

其惡是真姦邪也。盧杞則異是杞之為人無寸功於國無片善於身事事蠹政害民時時妨賢病國始則保朱泚之不反終則致朱泚之篡立車駕播遷宗社幾滅幸而反正天所贊也原杞之情與抽戈犯蹕者同定杞之罪與誤國無上者等寸斬不足以謝天下族誅不足以謝朝廷聖代之梟獍皇家之鯨鯢也姦邪二字不足以盡之臣以為陛下改過當如太甲懲患當如成王而曰朕獨不覺其然是以梟獍為鸞鳳鯨鯢為龜龍也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天下聞之誰不解體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勿以宗社再試我世傳宣公對上語多訥曰容臣退而思之故張南軒

魚鱗為龜龍也。王言文縮其出如鱗。天下聞之。誰不
解體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勿以宗社再試我。
世傳宣公對上語多訥。曰容臣退而思之。故張南軒
云。宣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蓋指其為相不能行而
徒屢疏其言也。

○陸贄忌才

于公異露布為德宗所歎賞。陸贄忌其才。誣以家行
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惜哉。敬輿而有此也。後
人稱之。智如子房。才如賈誼。子房何曾忌才如此。

○蒲禹卿

蒲禹卿成都人。王蜀之世。對策直言擢第一。及宗衍
欲至天水。禹卿上疏諫曰。天水之地。遠惡難行。險棧

揚子文集 卷之九 二十一
歌雲危峯插漢石崖微雨則摧閣道稍泥則滑那堪
叱馭豈可鳴鑿况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瓊
池瓌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
之舞呈八佾何必須於遠塞看彼荒山且蜀國從來
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
劉禪出降于鄧艾李勢遽歸于桓温皆為不恤直言
以致亡國宗衍不聽至鳳州已遇敵不一年遂亡

○趙普

宋之多姦臣始于趙普宋之兵孱國弱亦始于趙普
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
而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嫉媚之

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而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嫉媚之心蓄於內阻抑之巧形於口太祖亦承五代之弊畏難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絕中國之地幾為匈奴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喪宋社稷而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盟罪猶在此下乎

蘇長公次公

元劉文靖云蘇長公愛孔文舉次公愛管幼安蓋氣質各相類云

○ 半山詩

半山詠孟子詩云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
 寥此欲尚友孟子也次首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
 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此又仰思商鞅也蓋其立言則
 欲學孟子變法則欲師商鞅卒之孟子不可學而專
 師商鞅焉其用人則對伊川曰使小人變法使君子
 守之卒之君子盡逐斥而小人純用焉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有如此孟子之沉魄浮魂詩半山語當咲於九原
 矣其歸金陵後作龍賦曰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害人
 常至於喪已而未嘗喪已其自解之詞乎然就其言
 論之龍本利見何嘗害人其或害人者孽龍也龍能
 存身何嘗喪已其或喪已者乖龍也公其兼孽龍也

述世

論之龍本利見何嘗害人其或害人者孽龍也龍能
存身何嘗喪已其或喪已者乖龍也公其秉孽龍
龍之精者乎又其退居後詠金山詩云只有此中堪
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此猶是欲涸梁山泊為田之
餘意余獨愛其詠倉頡四句云倉頡造書不詬自明
嗚呼多言極誤後生此豈鬼擘其口使出此言如自
跋其字說乎陳了翁揚龜山之力辨不若其自懺也
又歸田後詩曰勛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
則其羞惡真心之發噫晚矣若夫其捨宅為寺捨田
為供乃宦官宮媪之所為而公為之不知何見以斯
人而從祀孔廟污蔑極矣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九卷

太史升菴文集五十卷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辛甲

辛甲為商紂太史七十五諫而去其後周人封之著書一篇其事不傳見於漢書藝文志其後代有辛有見左傳

董之繁菁

戰國人名有董之繁菁董姓也之繁菁三字其名也復名古有之三字名始見此

駢臂子弓

儒林傳商瞿受易於孔子瞿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駢臂子弓此子弓即荀子所稱仲尼子弓者或以為仲弓或以為朱張字子弓皆臆說也

王良字子期

韓非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左傳杜預注以王良為郵無邱未知孰是然韓非去王良時近或得真

伍負之負音運

陸龜蒙詩賴得伍負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負之名豈趣韻

陸龜蒙詩賴得伍負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
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負之名豈趣韻
慎按負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負半千傳云半千本
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罽奔元魏自比伍
負故改姓員唐世謠云令公四俊苗李崔負以後證
先知伍負之負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勦朴胡之朴
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反票姚之姚音同鷄古賢相傳
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兩鬻熊

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注云名熊為周師文王以
下問焉周封之為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天寶六

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
之鬻熊也然鬻熊事夏禹為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
何所據也

古今兩鮑謝

鮑照謝朓宋鮑防謝良弼唐與李膺杜密李固杜喬

李白杜甫同

苻堅

晉苻堅以應圖識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
作苻非也苻音蒲其音亦別又左傳崔苻之澤杜預
注苻亦音蒲

鍾元常

注符亦音蒲

○ 鍾元常

○ 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音由非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遙不至蓋舉其父諱以嘲之此可證矣

○ 次卿

○ 漢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公孫弘字次卿惟見此漢書不載

○ 少伯

○ 范蠡楚三戶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

人出呂覽高誘注

盧鴻一

唐人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尸子云鴻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為鳧越人以為乙鴻常一爾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鴻下脫一字益誤以鴻為單名而削去一字也人之名可減去乎其脫誤如此

鳴犢實犖舜華

琴操曰孔子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實鳴犢舜華之死也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按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姓名曰鳴犢鐸犖古今人

華之死也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按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姓名曰鳴犢鐸犢古今人
表曰鳴犢竇犢說苑曰趙有鐸名竇犢史記世家曰
竇鳴犢舜華家語曰殺竇犢鳴犢及舜華索隱曰竇
犢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舜華亦作慶華今按
諸說不同當從家語及索隱為是

杜伯度

韓文諱辯漢有杜度按庾肩吾書品杜操字伯度非
名也韓公亦誤用不如用魯有衆仲

段干

段干李姓一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

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
 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
 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於干今開封有刊溝蹇
 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戰國策有段干綸越人

蔡邕父名

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傳奇戲文蔡從簡杜撰無稽不學之過

吞道元

吞人姓音他前切氏族書有吞景雲晉有吞道元與
 吞公賤者今類書引之改吞作查蓋不知古有吞姓
 也書叙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為證

困字紀開陸機傳

君苗

困字紀聞陸機傳

云第雲堂與書曰

君見元文輒欲焚

其筆硯君苗未和姓

氏考云雲集有與平

原書云前作陸雲

未終成而崔君苗作

之如云其為崔君苗也

以此說與附錄於此

以備參考

也書叙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為證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

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

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髮子

賈誼新書引髮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

髮姓僅見此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閭葵班閭葵復姓

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濕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衛

有縹錯挈薄縹挈姓僅見此

○ 毋丘

復姓有母丘氏諸姓氏書音母作母非也漢書有曼
丘臣顏師古曰曼丘母丘本一姓此說近之亦未考
其原也史紀田齊世家伐衛取貫丘索隱曰母音貫
丘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母丘字殘缺耳索隱之說
得其原矣然以母字為殘缺亦非蓋古字從省不用
貝耳漢有母丘興母丘長母丘毅魏有母丘儉皆同
族也今分為二姓曰母曰丘而母為父母之母不惟
士人不知而母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譜牒不明之弊
久矣嘗有友人母姓者屬予篆私印予為寫作母且
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楊用脩亦太橫乃欲改人姓
音邪予聞而一笑

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楊用脩亦太橫乃欲改人姓名邪予聞而一笑

古人取字

史記注仲雍字熟哉哉字取字僅見此隋人魏鸞字雙和崔挺字雙根雙字取字僅見此隋宗室楊綸字斌籀揚溫字弘籀籀字取字僅見此唐登科記韓湘字北渚此又似今人之號亦異矣

避諱改字

避諱至唐尤嚴古禮二名不偏諱而唐人世與民皆諱以民部為戶部以世為代不惟是也世字在偏傍亦諱之改左傳泄冶為洩冶王藻卑傑為卑係楚辭

鼓柷為鼓棰何其迂哉宋人經史輒遇諱缺其畫如桓作恒至今遵之諸廟諱但缺其畫而欽宗之諱桓字則公畫四字曰淵聖御名餘則否何見也

○ 名諱

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頌祭文王之廟曰克昌厥後周人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曰一之日齋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為諱而得言之若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曰周公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滕曰

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滕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

稱名告衆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滕曰
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滕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
名口改曰某旣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即曰
某武成牧誓則宣諸衆人宣訖即錄故因而不改也
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為氏明其不得諱也
屈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

○ 避諱

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諱趙
談為趙同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桑是
其證也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莊子陵為嚴子陵
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証也宣帝諱荀

改荀卿為孫卿亦然

諱辯

余少時父師命讀韓文諱辯其曰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余問曰何不云春秋有衆仲戰國有駢期自今思之衆仲實姓名同音又顯在春秋左傳文公偶思之未及爾

諡號

蘇老泉云婦人有諡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諡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諡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諡自東漢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諡即匹夫之諡也不始於東漢矣

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謚即匹夫之謚也
不始於東漢矣

○ 別號

○ 幼名冠字長而伯仲沒則稱謚古之道也未聞有所
謂別號也○ 杜甫李白倡和互相稱名張仲吉甫雅什
但聞舉字近世士夫多稱別號厥名與字懵然不知
傳刻詩文但云張子李子或云某菴某齋當時尚不
諳其誰何後此安能辨其甲己慎所著詩篇多舉交
遊之字或書其名于下庶乎觀者俾言與事諧情景
相對不知者或以為輕之異哉又近日民風漓猾白
衣市井亦輒稱號永昌有鍛上戴東坡巾屠宰號一

峯子一善譔者見二人並行遙謂之曰吾讀書甚久
閱人固多不知蘇學士善鍛鐵羅狀元能省牲信多
能哉相傳以為笑

李姓非一

姓氏譜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為第一唐時重族系
雖帝系之貴亦自屈居第三而讓隴西為一則隴西
之李與唐室之李不同族明矣史官修唐世系表謂
皋陶為堯大理世為李氏紂時有逃難食李得全故
改理為李此附會杜撰以媚時之說殊不足信按唐
本李高之後乃夷狄非中國人與皋陶之理風馬牛
不相及也而唐帝以李老君為祖封為玄元皇帝而

可笑

本李高之後乃夷狄非中國人與臯陶之理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唐帝以李老君為祖封為玄元皇帝而廟祀之使史官臯陶大理之說有據何不直祖臯陶而乃下祖李耳乎是自相矛盾可疑甚矣漢世李廣為隴西李氏至唐猶然然據唐人姓氏譜則隴西與唐室了不相干而李氏稱隴西者往往冒為唐宗室又矛盾矣唐自高祖即位太宗高宗繼之武后殺唐子孫殆盡至開元末四十年而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是又可疑蓋唐人十三望之李皆冒稱宗室既不封以祿位惟虛名誇人曰天潢仙派而已唐帝亦樂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偽也觀太白

自叙之書云白家世本金陵此其自狀明甚而詩中
贈九姓李者皆曰吾宗則又可疑唐之先仕於後周
豈有金陵之籍哉大抵唐人族姓多冒濫如今孤楚
入相後天下姓胡者改胡為孤而上加令字以附之
溫庭筠詩云自從元相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鈴鳴
呼宰相之勢不過十年而人競改姓以附之况堂堂
一統天子三百年之久其冒附不知幾百千萬矣噫
人之賢否在於一己豈族姓所能高下小說云隴西
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長父母以囊
裝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者乃所以自
辱也我

裴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者乃所以自辱也我

太祖高皇帝有天下後建安有朱氏者以譜牒進欲附國姓

聖祖曰朕起農家所知者德懿僖仁四代而已聖人之見高出萬古而百九十年族姓之敝亦少革豈非類族辨物之大義乎

○三字姓

魏初作府兵八柱國掌之侯莫陳崇其一也侯莫陳三字姓崇其名也趙宋有侯莫陳利用蓋其後裔今讀者以侯莫為一人陳利用為一人非也又代北虜

人有三字姓侯莫陳阿史那潛夫論中國亦有白巴
公氏慎徃年在史館有湖廣七官水盡源通塔平長
官司進貢水盡原通塔平蓋六字地名有同列疑為
三地名添之云三長官司予取大明官制證之曰此
一處非三地也同列笑曰楚蜀人近蠻夷故宜知之
我內地人不知也予戲應之曰司馬遷西南夷傳班
固匈奴傳叙外域如指掌班馬亦蠻夷耶

同姓名

湯初勝夏已有臣扈至大戊百三十年又有臣扈詩
有家父春秋又有家父楚有兩莊蹻漢有兩王莽樂
府有兩莫愁南朝有兩劉琨文人有兩王褒兩蘇子

戲人

有家父春秋又有家父楚有兩莊躄漢有兩王莽樂
府有兩莫愁南朝有兩劉琨文人有兩王褒兩蘇子
卿五代梁有王彥章吳亦有王彥章古今同姓名者
何限

謝莊名五子

謝莊以風月景山水名五子颺肱顥從瀾也宋子虛
名友五子鑫森淼焱垚

師稱

鑿曰鑿師織曰織師餅曰餅師舟曰舟師工曰工師
僧曰梵師如道士曰鍊師之例可也唐詩人徑稱曰
師過矣

我縣樂
稱師

以佛書命名

佛教盛於晉宋齊梁之後。至唐尤多。故恒以佛經字

義命名。如蕭方等。梁元帝子柳達摩。北齊將蕭摩訶。陳席毗

羅。隋人周羅候。後周人宇文陀羅尼。後周帝爾朱菩提慕容

三藏魚俱羅干什門趙什住高龍義。隋宋金剛劉黑

闍李圓通容那律王摩詰張乾陀。俱唐人皆載正史。其

餘不可悉數。○佛氏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

蕭氏取為名。方等嘗著三十國春秋。胡三省注通鑑

不知此義。蕭方下去一等字。似今人云某人等之等

而不思方等之第。名方諸方。知可證乎。亦猶綱目不

知盧鴻一為雙名。而去一字為盧鴻也。

而不思方等之第名方諸方知可證乎亦猶綱目不
知盧鴻一為雙名而去一字為盧鴻也

○羊揚揚陽本一姓

晉有羊舌氏叔向之子伯石食邑於揚曰揚食我晉
既滅羊舌氏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曰平陽曰楊氏
則羊也揚也陽也同出一姓揚子雲自以為蜀無他
揚其揚字不從木而揚修云吾家子雲亦同關西之
揚特子雲好奇之過獨自標異耳

千家姓跋

洪武十四年五月朔翰林編修吳沉典籍劉仲質吳
伯宗據戶部黃冊編為千家姓以進傳之天下今教

童子者猶以宋世百家姓訓蒙殊失之矣按其中如

顰之音萬軒之音呼榻之音喧庫之音赦本庫字而

去其上點余之音蛇本余字轉音而強更從入下示

也之音彌也切本也字而去其中畫皆無義而強從

俗音若嵐蜀香炆本桂姓避仇西分為四元無其字

若梁四公子傳之類耳他若警音盤學音拱破音亥齧音昨俞

音丑本俞字加丑音員半千鹵音罪叟音暴叟音蒼之音

孤受之音倒求之音義了不可知又夷人複姓萬侯

之音木其如冒頓之音墨特也了不可施於楷書况

篆乎近日有妄作者刻之篆尤可笑特書以示兒輩

云

篆乎近日有妄作者刻之篆尤可笑特書以示兒輩云

猪兒豹子

李猪兒安祿山臣皮豹子元魏之臣

海鷗

柳公權僕名海鷗竊銀杯者

慕蘭比荀

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如元任明自比荀文若故名曰彘

趙野义

北齊武平初領軍趙野义獻白兔鴈各一○頃日與

顧箸溪倡和雪詩次東坡义字韵顧言义字韵窄古
人和此詩極多韵事押盡矣余言佛經力义北齊書
趙野义皆竒僻未經人押顧笑曰公大能記

姓偉

漢食貨志臨菑人姓偉注姓其姓也偉其名也○昔
人有以星星令屬對者或對曰字字以為絕竒若姓
姓氏氏子子皆可對也

宋裏

李昇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宋裏宋音森其
字從木從穴宋亦希姓氏諸書不載也

劉邵之邵从卞不从下

字從木從穴。窠亦希姓。姓氏諸書不載也。

劉邵之邵从卩不從卩

劉邵字孔才。宋庠曰：邵从卩。說文高也。故字孔才。揚子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三國志作劭，或作邵。从邑皆非。不叶孔才之義。从卩為邵，乃叶。

王渙王之奐

唐詩人王渙字羣吉。昭宗太順二年進士。文苑英華選其惆悵詞十首。今誤作王奐，非也。王奐與王昌齡、王維同遊。去王渙一百四十餘年。况其詩有霍小玉及紅娘事，皆天寶以後事，豈可混為一人。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
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於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為取
士之科名云

郡姓

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為無謂虛高族望起於江南
侯景求婚王謝而不允遂詬曰會須以吳兒女配奴
江東散亂職此由之事雖不由此一端而官人以世
其釀禍非一日矣其後河北亦效尤以崔盧為首比
江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戰爭於帝前
乃取入郡姓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魏胡虜之事何
足為據也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

乃取入郡姓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魏胡虜之事何足為據也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于皂隸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賤襲賤李冲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真名言哉

盖姓有二

盖姓有二漢盖寬饒盖勲音盍唐盖文達盖蘇文盖嘉運音踏

李陽冰

李陽冰字少温見於宣和書譜吳子行乃云陽冰即

李潮之字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為張君房也唐英
字次公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黃
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之

殷子周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
書姬

咎姓

晉書有咎堅今襄陽多此姓按說文無此字也蕭何
封於鄴其地在襄陽之光化縣其後因以為姓而鄴

訛為咎

鄴本作贊
贊訛為咎

越象

訛為咎贊本作為贊

越象

王符潜夫論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越象事載籍不見

蘭氏

周禮輶人注鯨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王褒洞蕭賦幸得謚為洞蕭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蕭名而稱謚皆竒之又竒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為長流帝王世紀云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

也部統也屬

刺史大于
太守

帝所居為嘉名也亦猶今稱刑官曰白雲司也

○刺史太守不同

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為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

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

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

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

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

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兗徐青

荆益梁並幽交為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

南至日南為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

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

南至日南為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
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
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舟鮫

左傳註舟鮫官名掌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為名小說
有鮫泣珠賣綃事蓋舟鮫之官死而為澤神若伐木
之匠變為木客也

將軍

將軍官名古矣不始於漢也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為
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
孟子慎子為將軍後漢書西南夷傳帝嘗時有吳將

軍但其說虛誕不可信也

虎爪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古者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小鳳小儀

唐人謂中書舍人為小鳳翰林學士為大鳳丞相為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負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率更

唐官名有率更欲易詢嘗任是職率更太子之官

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率更

唐官名有率更。歐陽詢嘗任是職。率更太子之官屬。主干揆夜行以備非常也。率按說文作衛將衛也。省從率音與帥同。率將衛也。更番直也。

雲岳屏風

漢鄭弘第五倫故吏同為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屏風。分隔其間。雲岳即雲氣山岳也

芝泥蘭檢

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色。張鷟奏章云云。檢文書草也。翰承明之有直廬方

粹句

易十卷文集

步八磚之日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五朶之雲士學濡珥
彤之毫書九重之言動繡汗青之筆乘四海之輝光

士學

白簡

古彈文白紙為重黃紙為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聞
今御史白簡即其事問之亦不知也

鈴索

李德裕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警急文字引之以代
傳呼也唐制禁署嚴密非本院人雖有公事不敢遽
入於內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即內臣立於

門外鈴聲達本院小判官出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

入於內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即內臣立於
門外鈴聲達本院小判官出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
士鄭縈詩條鈴無響闕珠宮韓渥詩坐父忽聞鈴索
連王堂西畔響丁東

馮京

余觀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
群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
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為
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
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音馮商還妾事以為
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為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

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東坡慕樂天

洪容齋隨筆言東坡慕白樂天因以為號慎按南賓志云東坡西坡皆白文公故跡樊漢炳詩曰忠黃江上兩東坡二老遺風凜不磨人得矜誇知地勝天教流落為才多以此驗之信然惜容齋未之引耳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

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

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

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
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
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
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
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
謚當稱忠武為宜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
孝人也及飛冤死後高宗納大學生程宏圖之奏昭
雪光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為都督俊為

分辨極明

易十卷之精 五下卷 二

張浚自
是好人
與附檜張
俊有別

樞密劉豫遣子鱗姪猊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
之以書戒張浚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
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張頴所著
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為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
岳為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
穆因張浚白沙自語錄擊壤集外胷中全無古今無
怪其然而舉世懵然余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
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
之不知學也

韓忠獻韓忠憲世系

韓琦安陽人謚忠獻子三人長雍次冲次素見神宗

韓忠獻韓忠憲世系

韓琦安陽人謚忠獻子三人長雍次冲次素見神宗御製碑其後雍改名忠彥仕至南陽開國公登宰席韓億靈壽人後徙雍丘謚忠憲子八人皆貴綱司門員外綜刑部員外知制誥絳字子華平章事繹職方員外維字持國龍圖端明翰林三學士縝字王汝龍圖閣直學士縝比部郎中紆光祿寺丞閱閱之盛為天下冠二韓公皆為宰執一謚忠獻一謚忠憲獻與憲相近多混淆而子姓亦不知所出今據其墓碑行狀國史畧分析之

太史升菴文集五十卷

太史升菴文集卷五十一

和則文畧余所多

畫... [Large blacked-out redaction]

天不... [Large blacked-out redaction]

圖... [Large blacked-out redaction]

負... [Large blacked-out redaction]

負... [Large blacked-out redaction]

諱... [Large blacked-out redaction]

特... [Large blacked-out redaction]

傳... [Large blacked-out redaction]

太史升菴文集五十一卷

太史升菴文集五十一卷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 秦顛闕天

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闕天秦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孟明

孟明始為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殽陵彭衙辛晉師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鄭蹇叔苦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

蓋蹇非
易知而
明雜知也
且用至明
也四字是
穆公色澤
多定非是

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蹇叔而贊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強，形勝巖險，雄心於戈矛，戰聞技養於射獵，儉驕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屈平

昭常、景鯉不肯與秦地，昭睢、屈原止懷王入秦，四臣皆楚同姓世臣，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豈若江左王謝、唐之崔柳，易姓則為之佐命，竊國則為之奉璽，誨盜黨賊，樂留利亡，恬不

知恠，可勝誅乎。

之佐命竊國則為之奉璽誨盜黨賊樂苗利亡恬不知恠可勝誅乎

○荀卿李斯吳公

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為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信乎人之賢否在乎自立不係乎師友也

○孔明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於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為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

觀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也。

周訪

晉周訪平杜弢之亂其子撫為益州太守三十餘年平隗文鄧定蕭敬文三寇撫子楚為太守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平司馬勛之亂太和中妖賊李弘稱號改年鳳皇楚遣其子瓊討平之。瓊子琥字孟威不屈於苻堅可謂五世名臣矣。

王旭

元人王旭上許魯齋書云僕以聖賢望先生而不敢

王旭

元人王旭上許魯齋書云僕以聖賢望先生而不敢以世俗待先生者待先生也昔孟子辭萬鍾於齊先生所以眷眷於此其必有以處此矣何如迈蘇門之舊隱臥西山之白雲遠斥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旭也不敏請摳衣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觀其意蓋深不與其仕元而欲其為伯夷也嗚呼旭亦豪傑之士哉

房瑄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凶渠破膽頻注云天寶中瑄奏請遣諸王為都統節度祿山見分鎮詔

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矣瑄建此議可以為社稷功
司空圖云匈奴破膽指此杜子美挽公詩所謂一德
興王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
可惜也楊鐵崖詠史目之為腐儒又以王衍比之過
矣余故舉杜陵司空二詩以闡其幽房後謫廣漢有
政績唐詩人詠房湖者多稱仰之今不悉記云

○司馬溫公墓銘

范蜀公景仁作溫公墓銘曰皇皇我宋神器之重而
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人不聊生天
下詢詢險陂狡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
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為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

下詢詢險陂狡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
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為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
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鋤蠱毒方復任公奄棄
萬國未克厥終凡數百言皆指熙寧姦邪之狀先師
李文正公樂府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
姦黨碑但見姦臣傳信矣予友薛君采蕙嘗著論云
易曰小人弗用必亂邦也夫小人之在位也或有創
姦弊以變祖宗之法導逸欲以蠱君上之志基禍亂
以召社稷之釁樹怨毒以失億兆之心懷苟且以誤
國家之計行貪鄙以敗天下之俗害善人以塞衆正
之路布私人以成群小之黨故國家之亂不可救也

雖然小人之在位也亂從之而生及其去也亂之生也。不從之而亡何者姦弊作而舊章壞矣逸欲入而君志荒矣釁隙開而國勢危矣人心離而國本搖矣大計誤而事機失矣風俗敗而名教頽矣君子遠而正道微矣小人盛而禍變滋矣故國家不幸而用小人。不惟兆亂於一時又將遺亂於無窮有國家者畏小人不可不嚴也。退小人不可不力也。豕宰羅整菴云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李之禍唐本於心術不端王之禍宋本於學術不正二公之言其亦有為而發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公之言其亦有為而發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黃忠文公雷雪奏議

宋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黃忠文公具封事畧曰
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為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
來交之有動乎情欲之象是以聖人於六十四卦中
凡涉震體取義尤嚴在復則曰以至日閉關欲其復
之靜也在隨則曰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
則曰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
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欲心蕩之養之正食
不可以旨酒亂之至於重震之卦則曰恐懼修省恐

懼在君心。修省在君政。豈可以虛文責之。有司百官。我黃公名裳。字文叔。蜀劍州人。樓鑰稱之曰。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東坡。蓋司馬公自以為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識者以為知言。

趙天澤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棄官薄遊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括蒼劉公伯溫。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溫對。衆愕然。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文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泝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

照耀後世。其文載于翊運錄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

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泝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

照耀後世其文載于翊運錄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
之以卜法者曾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公也趙有吳
江月下泛舟詩云餘霞歛遙岑微靄生近浦江行得
良夜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
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韓魏公防閑之踈

韓魏公為西帥夜有偷兒携匕首至臥公曰可取吾
首去賊止取金帶而去史以為美嗚呼兵事貴嚴公
於周身之防踈矣此其罪也而以為雅量謬哉幸而
賊有鉏麁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喪身辱國罪

莫大焉

○陳文惠公一言興邦

或言古之相臣有批勅焚詔碎麻者忠諫則忠諫矣若遇中材以下之主以不敬罪之何辭以逭余答之曰陳文惠公堯咨為相仁宗忽夜分有御封至堯咨不啓封來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附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不果立此諫轉移於談笑間可謂一言興邦矣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
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
姦邪合莽操懿溫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
嘗謂王安石之為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
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
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彈言
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
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是其本相
盡露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為名臣與司
馬公並列審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

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
人醒者必群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者之
救可乎諺云無柰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
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為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
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
孔廟而無一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
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
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
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

○ 五霸名訛 附

趙鵬飛

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

五霸名訛 附

趙鵬飛

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句踐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蓋各徇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荀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為五二子之論既殊則學者信吾夫子言足矣戰國之說不足據也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于威文有實于之辭首止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

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非私也。凡以幸天下之有威
文而不遂為夷也。若夫宋襄則固無成功，吾前論之
矣。而秦繆、楚莊、闔閭、句踐皆為中國患。聖人何忍長
其寇哉？若闔閭、句踐皆逞兵以闢其私，充無足稱據
者。春秋蓋夷狄之君子不道也。而秦繆三敗不退，孟
明其悔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
宋之危而隨許其平，其義見稱于武子。若二君者以
為夷狄之賢君，則固也。而遂與威文同列，則鵠鸞無
別矣。秦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繆
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
哉？故書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隻字之褒也。若

世勸之
一字未
必純齊

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
哉。故書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隻字之褒也。若
楚莊者，尤中國之害，又非秦繆之比。秦繆鬪私忿於
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而莊之兵直犯中國，滅庸
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之
行以觀兵於周，仗討罪之名以肆害於陳園鄭圍宋
皆必其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已。謂之賢者固如
是乎。吾嘗怪後世君子不闢荀孟之論而槩以五伯
為賢昧者遂伸秦繆楚莊於桓文之列，則玉石無辨
矣。觀春秋所書無一語之溫庸，可謂予秦楚乎。吾故
辨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破荀孟之論以直桓文。

玉 桓文未必

桓之得國
易於文
晉之臣不加管
仲

非私意也春秋意也穀梁傳云交質子不及二伯亦可證春秋之世本無五伯之說也

○齊桓晉文優劣

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于温之會捷於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鄆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於桓公子今日文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

公者也事速於桓公者義先壞於桓公者也名盛於

晉惠敗于

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

晉惠敗于

秦之又立

晉楚之

而晉立未

久致秦不

差

桓之會重

在晉文之

會重楚

晉同姓不

桓近三川

子為與元

桓不同子

納國不為

公者也。事速於桓公者，義先壞於桓公者也。名盛於桓公者，實衰於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為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伉矣。盟于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為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桓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紊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為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

亦置不問
歟正多
咸定之霸
文又考別
福矣桓之
甚由仲也

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裴氏世注史

裴松之字世期注三國志其子駟字龍駒注史記博

洽雅麗可謂父子繼美

楊察兄弟

楊察字隱甫蜀之成都人宋史有傳亟稱其屬文雅
緻有體弟寘與兄齊名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又蜀
士在宋世三元三人陳堯叟楊寘何渙也亦可謂盛
矣而郡志不載

○沮誦王粲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李冰

沮誦王壘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李冰、王壘同穿二江。今但知有李冰，不知王壘。鄭條興古文在歐陽修前。今人亦不知有鄭條也。

筆諫醫諫

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穆宗知其以筆諫也。柳公綽進太醫箴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曰：卿愛朕深者，蓋以醫諫也。柳氏世有人矣。

戴石屏無行

戴石屏未遇時，流寓江西武寧。武寧富翁以女妻之，留三年。一日思歸，詢其所以，告以曾娶妻，以白其父。

悲切負
人可恨

父怒妻宛曲解之盡以嫁奩贈之仍餞之以詞自投
江而死其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
牋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
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
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嗚呼石屏可謂不仁不義之
甚矣既誑良人女為妻三年興盡而棄之又受其奩
具而甘視其死俗有諺詞云孫飛虎好色柳盜跖貪
財殆兼之矣其為人如此而台州猶祠于鄉賢何哉

口火迫鄭侯

唐原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
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鄭侯宋南渡有郭某為將

火迫鄭侯

火迫鄧侯
四字善詭

唐原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

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鄧侯宋南渡有郭某為將
自比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屏
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
而匿時謂之尿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于孔文舉此
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
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
稱之只以才學耳

圭里

確評

終服文學

皮錄李弘

本不之官

不當為之

以之為訓

如

周公太公正

不易

高士傳

卷一

十一

高士傳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
班白不負男女不錯行弘嘗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
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
不之官

張文成贊徐有功

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跖鳩臬之內直以
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嘗謂為大將者為
太公望易為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為周公易為孔明
難為刑官者為臯陶易為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
人乎

軒軒霞舉

人乎

○軒軒霞舉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相如奏賦黃門飄飄有凌雲氣正可相對二子皆蜀人也

○三俊五君

二陸與顧榮號三俊五君嵇康阮籍劉伶向秀阮咸也竹林七賢有山濤王戎

○雙鳳二龍

蔡邕崔實號雙鳳崔晏許受號二龍

○舉身是膽

趙子龍一身都是膽三國志王雅舉身悉是膽北史周文帝云

雙鳳二龍

○二孝子事相類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狸擾其傍皓烏曠雀集於隴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插墳獸銜土而壘隴

○九州被

孔融評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九州被蓋錦文織九州也

粥飯僧

五代李愚為相誠非經濟才廢帝謂之粥飯僧亦宜矣然其貧至無屋又欲依古以創禮其清儉好古何如哉後世欺君誤國納賄招權土功木妖與宮闕爭

矣。然其貧至無屋，又欲依古以創禮，其清儉好古，何如哉！後世欺君誤國，納賄招權，土功木妖，與宮闕爭勝，倍于偃月堂、格天閣、獻妻納女、與嬪御爭麗，倍于石季倫、燕帖木，又皆粥飯僧之罪人也。

○ 施全

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此正論也。足以慰忠魂于地下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於文公遺意也。近有人語予曰：今之岳廟多鑄賊檜像，跪縛于門外，亦當鑄施全像，坐于檜上，持刀砍檜，庶為得之。併識其語於此。

○ 伴食

盧懷慎身為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
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憮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
璟諸賢以為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眩
目前以為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懷慎之為唐計
當於古人中求之史以伴食譏之是亦俗見也乎

王安石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斥
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旒字元鈞旉字元龍皆不以為
是可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已自省也元祐中
安國貶死旉及旉亦坐貶遠方所謂為法自蔽以不
愛而及其所愛乎

安國貶死旄及旃亦坐貶遠方所謂為法自蔽以不
愛而及其所愛乎

○又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
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
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爽以亂國
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
有限偽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
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
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
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為狐媚害

即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貍

○ 王安石廟祀

王安石之誤國極矣死而從祀於孔子廟并其子雱以其小人之黨盛也揚龜山力闢之而不能勝至南渡以孝宗之賢而猶惑之以為真聖人也乾道五年建寧布衣魏掞之請罷安石父子從祀不聽至理宗淳祐元年始黜之小人之黨易於欺世如此撫州有安石祠陸象山作記余曰祠不必立記亦不必作安石何功合于祀典乎

○ 歌後

黃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

歌後

黃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
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
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者滔滔皆鄭五之罪人也嗚
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斯可矣又曰蔡
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末諸相率植
黨與以持之蔡之既相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
進退如此不賢而能之乎又跡其平生守廬州而盜
不入境留緡錢而盜不敢犯亦有過人者不謂之賢
不可也

○虞雍公功烈 名允文

見劉說劉
其少多時
無兵人心
不固以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筭之策。忠烈義勇。為南宋第一。
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為之子。而朱子亟
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簡池劉巨濟
序虞公奏議云。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
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以七千卒卻
虜兵四十萬者。功偉然。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於紹
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
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
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乎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
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
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

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
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
亡卒激勵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
間嗚呼非胷中素所畜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
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適然可乎自昔狃
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其他區畫悉
各精密而不苟虜遂遯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歷歷
見於奏疏也余切妄論宋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
猶然也况積習消靡之餘夫人皆喜逸而惡勞圖安
而懼危中興以來前有張魏公後有虞雍公為國家
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又忍短毀之乎

南宋三國
智固不同
耳
人

丘文莊公語先太師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
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
拳也瑜有孔明為犄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
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任盡言

朱直秘閣任盡言字元受眉山人元符諫官伯雨之
孫紹興從臣中先之子有詩文集揚誠齋序之謂其
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鯁而有義氣
集今罕傳余於群公四六中見其賀湯侍御鵬舉啟
專言秦檜之惡其畧曰請言自古之姦臣無若亡秦

之巨蠹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擅立刑誅箝當

專言秦檜之惡其畧曰請言自古之姦臣無若亡秦
之巨蠹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擅立刑誅箝當
代搢紳之口制同列如挾兔斥異議如放豚厚鷹犬
之養而搏吠已憎䟽鴟鷺之行而孤危主勢受其願
指捷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
事不實私富貴之寵斷豈止使子弟為卿奪造化之
鑪錘大不許人主除吏忠義扼腕知識寒心上愧漢
臣初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遂
令存歿之間備極哀榮之典凡千餘言可謂古之遺
直不愧其祖矣誠齋風稜義氣之言良非溢美乎余
又因此見高宗之庸懦生既誤用檜及檜死謂內侍

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既知其惡而死猶以王爵贈之雖三尺痴童不為也宋之亡也晚矣噫

王欽若

異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賓古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為蠲納司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趙師異

音亦引洽也又音安送擇也

趙師異字從善號墻東趙千里姪也尹京有政聲戮

杭州女奴僧尤奇嘗學犬吠以媚佞胄其後韓侂胄敗

趙師異字從善號墻東趙千里姪也尹京有政聲戮

杭州姦僧尤奇嘗學犬吠以媚佞胄其後韓佞胄敗

有贈之謔詞侍郎自號東墻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

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異即古擇字觀其字曰從善蓋取擇其善者而從之義也

俗士多訛其音

太史升菴文集五十一卷終

卷之三

三

三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上海图书馆藏
...
...

